

子海精華編

主編 王承略 聶濟冬

殷芸小說補證

〔梁〕殷芸撰 魏代富補證



子海精華編

主編 王承略 聶濟冬

殷芸小說補證

〔梁〕殷芸撰 魏代富補證

山東人民出版社·濟南

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殷芸小說補證/ (梁) 殷芸撰; 魏代富補證. -- 濟南:
山東人民出版社, 2018. 2

(子海精華編/王承略, 聶濟冬主編)

ISBN 978-7-209-11184-3

I. ①殷… II. ①殷… ②魏… III. ①筆記小說—中
國—南朝時代 IV. ①I24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300803 號

責任編輯: 楊雲雲 趙 菲

封面設計: 武 斌

殷芸小說補證

[梁] 殷芸 撰 魏代富 補證

主管部門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發行 山東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65 號

郵 編 250002

電 話 總編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場部 (0531) 82098027

網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印 裝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

經 銷 新華書店

規 格 32 開 (148mm × 210mm)

印 張 9.25

字 數 23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11184-3

定 價 65.00 圓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出版社總編室聯繫調換。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成果之一

《子海精華編》

工作委員會

主 任：樊麗明 王清憲

副 主 任：李建軍 胡金焱 劉致福 張志華

委 員(按姓氏筆畫排列)：

王 飛 王 偉 王君松 王學典 方 輝 巴金文

邢占軍 杜 福 李平生 李劍峰 吳 臻 胡長青

孫鳳收 陳宏偉 劉丕平 劉洪渭

編纂委員會

學術顧問：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

總 編 纂：鄭傑文(首席專家) 王培源

副總編纂：王承略 劉心明

委 員(按姓氏筆畫排列)：

王 瑋 王 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 梅 李士彪

李玉清 何 永 宋開玉 苗 菁 郝潤華 姜 濤

馬慶洲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 兵

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劉 晨

聶濟冬 蘭 翠 竇秀豔

審稿專家：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

徐有富 鄭傑文 唐子恒 晁岳佩

執行主編：王承略 聶濟冬

執行編纂（按姓氏筆畫排列）：

王成厚 王 娜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宋恩來

苗 露 柏 雲 柳湘瑜 張雨霏 賈 兵 蘇運蕾

編 務：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沈 虎

本書審稿專家：鄭慶篤

《子海精華編》出版說明

“子海”，即“子書淵海”的簡稱。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、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。該課題分《珍本編》《精華編》《研究編》《翻譯編》四個版塊，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、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、研究和譯介，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，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。

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。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，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。“《子海》整理與研究”，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三十年之力陸續做成的《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》的基礎上，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、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。課題立項後，得到了宣傳部、教育部、財政部、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，學界同仁踴躍參與。《精華編》的整理研究團隊近兩百人，來自海內外四十八所高校和研究機構。在組織管理上，《精華編》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、新機制，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。

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。中國古代子部典籍，

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，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，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。其中，無論是宏篇大論，還是叢殘小語，都激蕩着歷史的聲音，閃爍着智慧的光芒，構成中國古代思想、藝術、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。《精華編》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，一方面擷英取粹，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；另一方面以古鑒今，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。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。

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，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，《精華編》選取先秦諸子、儒學、兵家、法家、農家、醫家、曆算、術數、藝術、雜家、小說家、譜錄、釋道、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，編為目錄，作為整理的依據，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。為統一體例，便於工作，《精華編》編有詳細的《整理細則》，并有簡明的《整理要則》，供整理者遵循使用。

《精華編》整理原則是，對每種子書的整理，突出學術性、資料性和創新性，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，推出更具參考價值、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。所采用的整理方式，大體有三種：一、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，采用標點、校勘的方式整理；二、前人曾經標點、校勘者，或采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，或采用集校、集注的方式整理，或采用校箋、疏

證的方式整理,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;三、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,則採用集注、彙評、補正等方式整理。

《精華編》採用五次校審、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,即:一、初校全稿。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、博研究生,修改文稿錯別字,規範異體字,調整格式,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。二、初審文稿。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,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,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。三、匿名評審。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,全面進行學術把關,消滅硬傷,寫出審稿意見。四、修改文稿。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。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,做出新文稿。五、終審文稿。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,總編纂做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。五步程序完成後,將文稿交付出版社。

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,提高整理水平,減少錯訛硬傷。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,隨掃隨有,《精華編》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,仍難免有錯,懇請方家不吝指教。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,吸取教訓,把工作做得更好,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。

整理說明

一、關於殷芸生平

殷芸（471—529），字灌蔬，陳郡長平（在今河南省周口市西華縣東北十八里）人。性格豪放不羈，於瑣屑細微之事不斤斤計較。然相較於性格闊落、好爲交友之人，其於擇友之時則又謹小慎微，道不同者不相爲謀，故所與皆志趣相投之輩。他從小奮發圖強，博覽群書。當時的著名目錄學家何憲（？—492）亦廣覽群書者，《南史》稱其“博涉該通，群籍畢覽，天閣寶秘，人間散逸，無遺漏焉”，可見讀書之多。他見了幼年時的殷芸，是“深相嘆賞”，可推知殷芸讀書亦甚夥，此蓋後來梁武帝敕其寫史之因。殷芸首次出仕，書載在“永明中，爲宜都王行參軍”，“永明中”概是永明五年、六年間，時殷芸十七八歲。天監元年（502），蕭宏被封爲臨川王，四年，奉詔都督南北兗、北徐、青、冀等八州北

討諸軍事，大約在此時^①，殷芸轉調於蕭宏麾下，負責軍中徵召、曉諭等文書之撰寫事宜。天監七年（508），又遷為通直散騎侍郎，兼中書通事舍人。

《梁書》載：“（天監）十年（511），除通直散騎侍郎，兼尚書左丞，又兼中書舍人，遷國子博士、昭明太子侍讀。西中郎豫章王長史，領丹陽尹丞，累遷通直散騎常侍、秘書監、司徒左長史。”此數次升遷綿延至普通六年（525），時間長達十五年。史書惟載其官職升降，而於殷芸之具體行迹則略而不書。但我們可以推測出，殷芸一生最重之二事，皆發生於此時。首先是文學活動。其時昭明太子蕭統好文學，《梁書·劉孝綽傳》：“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，孝綽與陳郡殷芸、吳郡陸倕、琅邪王筠、彭城劉洽等，同見賓禮。”又云：“昭明太子愛文學士，常與筠及劉孝綽、陸倕、劉洽、殷芸等游宴玄圃。太子獨執筠袖、撫孝綽肩而言曰：‘所謂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’其見重如此。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。”又《梁書·裴子野傳》：“子野與沛國劉顯、南陽劉之遴、陳郡殷芸、陳留阮孝緒、吳郡顧協、京兆韋棱皆博極群書，深相賞好，顯尤推重之。”《梁書·王規傳》：“敕與陳郡

^① 《梁書》載其在“天監初，為西中郎主簿、後軍臨川王記室”，沒有明言其年代。蕭宏初為臨川王，後遷揚州刺史，此前一直與軍務無關，天監四年始涉軍事。殷芸初次任職為參軍，此又轉為記室，應該都是軍事調配的需要，所以我們推測他至蕭宏麾下，應在天監四年之後。

殷鈞、琅邪王錫、范陽張緬同侍東宮，俱爲昭明太子所禮。”殷鈞即殷芸。由此可以得知，殷芸與當時著名文人阮孝緒、裴子野、王筠、陸倕、到洽、王規等皆見重於昭明太子。《梁書·明山賓傳》專門記載有明山賓死時（520）昭明太子給殷芸之令，可見殷芸亦深受昭明太子垂青。昭明太子招集麾下文人編纂《文選》，殷芸很有可能作爲其中之一參與編纂《文選》。其次是史學活動。梁時修史館隸屬於秘書省，殷芸在此時任秘書監，奉梁武帝詔令，編修前代史書，《小說》就是在編修史書過程中，殷芸把一些認爲不可以入正史的內容編纂在一起而成的。

關於殷芸之文學創作，目前所見資料惟有兩則，一是任昉卒時殷芸所寫《與到溉書》：“哲人云亡，儀表長謝。元龜何寄，指南誰托。”（《全梁文》卷五十四，始見《梁書·任昉傳》）二是《初學記》卷十五載殷芸《咏舞詩》：“斜身含遠意，頓足有餘情。方知難再得，所以遂傾城。”此二則或是殷芸爲昭明太子侍讀時所作。加上擇史之餘所輯《小說》，對於一個博覽群書、涉獵廣博的人來說，所存著作可稱之爲寡少。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，蓋有兩因：一是殷芸雖博覽群書，然其作品文學性較同時之任昉、阮孝緒爲低，自然爲歷史洪流所淹沒；二是殷芸同時參與《文選》之編纂和史書之修撰，這兩項活動皆耗時耗力，非須臾所能就，故直接影響其文學創作。

在侍奉昭明太子十餘年之後，普通六年（525），殷芸直東宮學士省。大通三年（531）卒，時年五十九。

殷芸其人，蓋承繼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之思想。劉知幾《史通·雜說》篇云：“劉敬叔《異苑》稱：‘晉武庫失火，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。’其言不經，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《小說》。”從輯本來看，衆多鬼神報應之事殷芸皆錄之，則此等文字，於殷芸看來，皆屬於“其言不經”之類。又如第64條漢袁安之事，見於今本《後漢書》，然殷芸亦不錄，可見相比於同時代之史學家，殷芸尚且比較理性。

二、關於《殷芸小說》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“《小說》十卷。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芸撰，梁目三十卷。”姚振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說：“本志注云‘梁目三十卷’，其分卷當亦如此。此十卷蓋合并，非闕缺失。”此三十卷本和十卷本所記內容多相同，並非三十卷較十卷多出衆多。蓋殷芸初次編目，定爲三十卷，後人重編，見其過於瑣碎，且許多卷之篇名相重複，故合併爲十卷。即假如《秦漢魏晉宋諸帝》後來爲一卷，在梁代的時候可能爲三卷。其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都著錄爲十卷，則此三十卷本唐時已不見存。

此書至宋代尚存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《崇文總目》《郡齋

讀書志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都著錄爲十卷。至於此書亡佚時間，余嘉錫說：“陶宗儀撰《說郛》，引用尚夥，實自原書錄出，知元末猶存。明文淵閣儲藏至富，而目中竟無此書，疑其亡於明初也。”認爲此書亡於明初，恐有待商榷。首先，吾所輯《小說》佚文，有兩條出自元陰幼遇《韻府群玉》，兩條記載均爲唐朝之事，皆非《小說》文，一條出自唐盧言《盧氏雜說》，一條出自五代金利用《玉溪編事》。陰幼遇早於陶宗儀，假如其時《小說》尚存，似不能有此之誤。其次，我們發現《小說》佚文僅見於元以後者，惟陶宗儀一家，元人著述雖少，似亦不能有此狀況。再次，第48條載秦始皇事，其末段“或云”以下，《開元占經》《太平御覽》引《異苑》皆無。此使我憶其舊輯郭璞《洞林》之時，即發現陶宗儀《說郛》極不可信，有誤收之內容。其所輯《洞林》八條，真正爲《洞林》文者，只有四條半。之所以有半條，是因爲此半條與真正《洞林》文聯在一起，陶氏誤收。第48條也應該是這種情況，後半段“或云”以下不是《小說》文，陶氏收錄時見兩段義相近，因一併錄入。假如陶氏所見爲全本《小說》，不當有此誤。最後，《小說》原本是下有注文，云所錄內容出自某書。但並非原文抄錄，往往有節引。本書中有許多條目同時見於宋代《紺珠集》《續談助》《太平廣記》《類說》中，文字往往相近，假如是宋人在抄錄《小說》時又有節引，不可能節引內容完全相同，只能是宋人所

見《小說》之原貌即如此。然在《說郛》中，往往與宋人所引不同，而多與《小說》原注出自某書之內容相似，此足證並非陶宗儀見到了比宋人更早之本，而是陶宗儀錄入之時據原書修改。若陶氏所見《小說》全本，知其原貌如此，恐不會隨意修改。綜上，我們認為陶宗儀《說郛》中《小說》乃輯本，而非摘錄本。《小說》在元代已經亡佚，而非余嘉錫所云明初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中所云得《小說》十卷，並非實見，而是述《小說》之原貌。

至明代，晁瑣《寶文堂書目》著錄有《殷芸小說》，未言卷數。其後祁承燾《澹生堂藏書目》云：“《殷芸小說》二卷，一冊。”晁氏所見，或也是兩卷本《小說》。至於為輯本抑或是原書存兩卷，則無從得知。迨清，錢曾《述古堂藏書目》著錄“《殷芸小說》一卷”，從佚名《唐書藝文志注》“今存《續談助》中一卷”來看，概亦是自《續談助》抽出，單獨列為一卷。近人輯本有魯迅、余嘉錫、唐蘭、周楞伽輯本，關於此四種輯本情況，我們在下節中加以說明。

《小說》三十卷本的原貌我們已經不能知，但十卷本的還是可以從諸書所引中略可推知。關於《小說》每卷的標題，主要有三種說法，俱本《續談助》。《續談助》惟列九卷，分別是：秦漢晉宋諸帝，周六國前漢人，後漢人物，後漢人物，魏世（世，原誤作“上”）人，吳蜀人，晉江左人，晉江左人，晉江左人。姚振宗據此推論十卷書目為：第一卷

曰秦漢晉宋諸帝，第二卷周六國前漢人物，第三、四卷後漢人物，第五、六卷魏人物，第七卷吳蜀人物，第八、九、十卷並晉中朝江左人物。將《續談助》中的一卷“魏世人”分爲兩卷。余嘉錫十卷篇目爲：第一卷秦漢魏晉宋諸帝，第二卷周六國前漢人，第三、四卷後漢人，第五卷魏世人，第六卷吳蜀人，第七、八、九卷晉江左人，第十卷宋人。因《小說》中有宋傅亮一條，在《續談助》九卷本的基礎上補了宋人。唐《輯》、周《輯》又因有齊王鏐事，補第十卷爲宋齊人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明云“其序事止宋初”，則《小說》不涉及齊人物，唐、周二家輯本不足信。《續談助》所列首卷標題云至宋帝，加之有傅亮一條，表明《小說》尚有齊事，故姚、余二家之說，余嘉錫更得其原貌。又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云：“此書首題‘秦漢魏晉宋諸帝’注云：‘齊殷芸撰。’”可知在首卷標題之下，十卷本《小說》還有“齊殷芸撰”四字。

三、《殷芸小說》諸家輯本

前面說過，在清初有《小說》一卷本，僅從《續談助》中抄出，嚴格意義上來說尚不能謂之輯本。真正第一個輯本應是魯迅先生《古小說鉤沉》（《魯迅全集》第八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3年）中所輯《小說》。以下簡稱《鉤沉》），共輯錄134條。據魯迅致許壽裳書信，時間是在1910年。魯

迅輯《小說》是和其《裴子語林》《郭子》《笑林》諸書一併而輯，應該是先有輯古小說之想法，在翻檢諸書中，將屬於小說之文字皆摘錄出來，然後各歸其類。相比於後來諸家，並非有意於輯《小說》，故其不足之處也很明顯，一是所輯條目較少，二是忽略對原文校勘。但魯迅先生首創之功，亦足為後人所欽敬。

續而輯佚者為余嘉錫先生，具體始於何時，余先生未有明言，只說是在 1942 年輯佚加考據才完成。據余先生在《殷芸小說輯證》（《余嘉錫文史論集》，岳麓書社，1997 年。以下簡稱余《輯》）序言中所說：余先生首先發現《廣記》《續談助》《紺珠集》《類說》《說郛》諸書皆載衆多《小說》內容，故認為可以輯佚成書。恰其長女專攻文學，為同時培養長女搜集、考證文獻之功，命其將上五書所載，輯為一編。然後又廣泛搜羅其他書中所載《小說》，共輯 154 事。余先生又略加考證，根據《續談助》所載定為十卷。輯本初成，將行繕寫，忽聞《古小說鉤沉》已經雕版，於是輾轉求獲，據魯迅所輯補充一條，方才完書。余先生此書每條末之考證極見功夫，讀來不得不令人佩服。雖偶有疏漏，亦無傷大雅。

再為輯佚者為唐蘭先生，其《輯殷芸小說並跋》（以下簡稱唐《輯》）發表在《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》上。據唐先生書跋，是書在 1950 年完稿，唐先生在此之前，只見魯迅《古小說鉤沉》中輯的《小說》，並不知道余嘉錫

先生也曾輯是書。唐先生共輯 151 條，比余先生的少了 4 條，也沒有考證，總體來說，未出余《輯》之上。《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》也收有余先生《四庫提要辯證未刊稿（〈東觀漢記〉）》一文，余先生似應見過唐《輯》，未知轉告唐先生自己嘗輯是書否。

三者之外，目前最流行輯本乃周楞伽先生《殷芸小說輯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 年。以下簡稱周《輯》），周先生是在魯迅、余嘉錫兩人輯本基礎上所作，共有 163 條。周先生之貢獻主要是在於對《小說》所做之注，對人們解讀原文有很大裨益。但是本缺憾亦較多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首先，周《輯》所列的 163 條，乍看比余《輯》多 8 條，然真正屬於《小說》者只有一條，即 132 條。其 39 條取自《鈎沉》，其 87、88 條將《鈎沉》、余《輯》中一條分為兩條。其 163 條余嘉錫先生已經辯證，認為不屬於《小說》。其 42、45、46、47 條取自余先生《讀已見書齋隨筆》，而此篇文章同樣刊在《余嘉錫文集》里。這其中 42、45、46 條諸書皆無言出自《殷芸小說》，惟見於《衝波傳》，47 條楊慎《升庵集》《玉芝堂談萃》等只云出自《小說》，未言出自《殷芸小說》。周先生或亦知此數條未必為《小說》文，故前言中稱“借此以存其全”，但此乃輯《殷芸小說》，而非輯《衝波傳》，若有不審者，則或誤以為本即《小說》文。譬如